



敦煌学研究丛书
主编 季羨林

敦煌通俗文学作品
唐五代时期在敦煌流行
表现普通民众的生活、情感和愿望
在敦煌文学中最具价值和特色

敦煌俗文学研究

张鸿勋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俗文学研究/张鸿勋著.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5423-1019-4

I . 敦… II . 张… III . 敦煌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 I20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6193 号

责任编辑：黄 强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王保华

敦煌俗文学研究

张鸿勋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30 兰州市第一新村 12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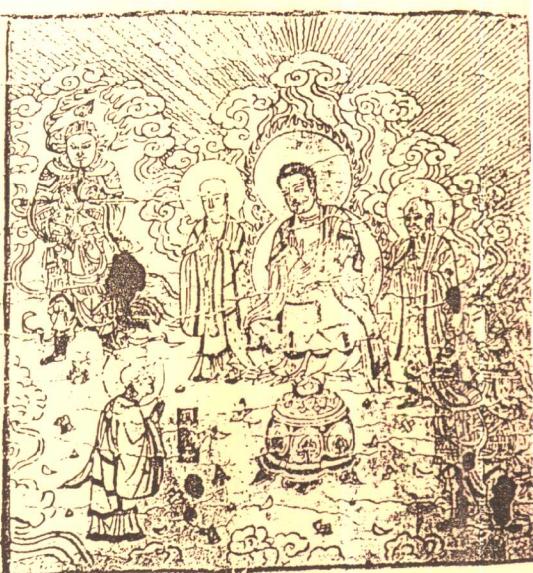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75 插页 6 字数 36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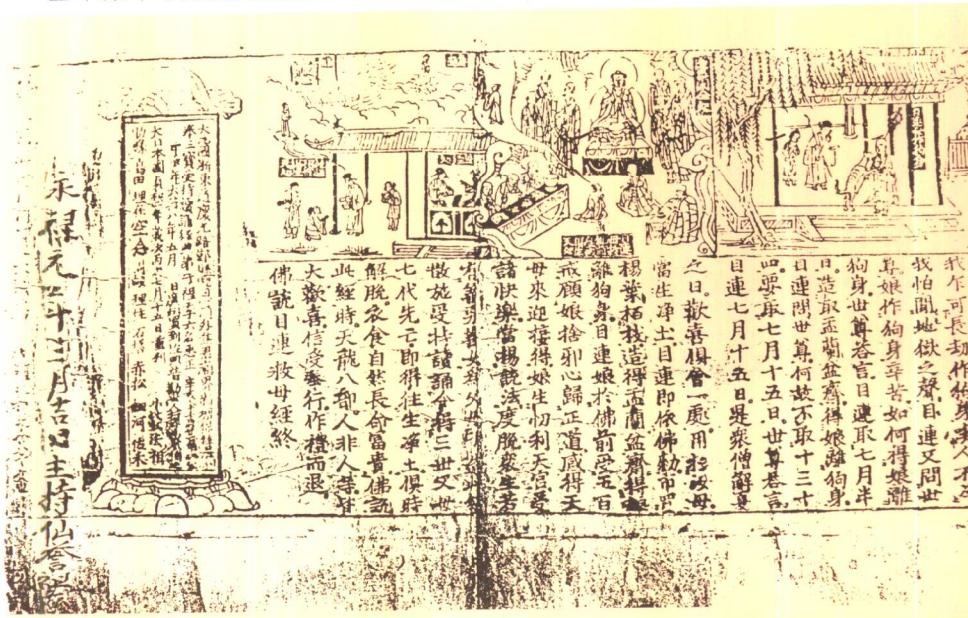
印数：1—2,300

ISBN 7-5423-1019-4/I·86 定价：38.00 元



日本藏本《佛说目连救母经》(卷首)

日本藏本《佛说目连救母经》(卷尾)



六 唐寫本孔子與子羽對語雜抄

本件紙自馬鹿紙題，在（一）之二、三行間有「龍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四字，（二）之三行「及」字
詳序「及」，故疑本件寫於是年。

（一）

〔前缺〕

1 □□對曰枯樹無枝特牛無唯云山無石井
2 □牛無犢木馬無駒仙人無婦玉女夫龍朔二年三三
3 無裏小兒無字有何惟乎孔子曰吾子汝共汝共戲
4 羽對曰吾有汝養次有兄姪當樂事之

5 □□不得共孔子因戲乎孔子曰吾車上
6 □□子共汝博來子對曰我見天子

《唐寫本孔子》《子羽對語雜抄》

（文物出版社《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五冊）

斯八四六六、斯八四六七
《孟姜女變文》（拟名）

急急愁山遠從征 古時何嗟
孤獨歸文由未歸 反為誤傷
青雲空雨無寒暖 想不言且
知音誰人深相憐 貴客傷
大骨連年累不收 同取軍砍
猶猶飛鴻由寒客 忽增悲
哭女送霜九夏暮 徒憂東面
絲絲滿百天 間相命刀頭
女伴指指驚慄慄 為耳顰蹙蹙
秋樹寒風夜雨寒 寒鳥傷聲
今年征客未言歸 秋葉面而歸
五年征客未言歸 徒伴塞
更添北客悲風迴 羅袖風吹逐
解易使臺涼不早 易使望遠
胸目更吸出聲悲 手摘酒杯
王母嬌歌飄舞起 寒風驚散
婦去洞房氣委委 女伴相持時
無攝的針縫衣草 故穿夏
明朝瘦僕榆林過 此衣衣絳
沙場軍多聞 露斐霜
急穿日晝向登營 呼喚酒
射酒門前側耳聽見傳
利家兒寒未入秦王閣
捎墨箭百騎歌令煙

急急愁山遠從征 古時何嗟
孤獨歸文由未歸 反為誤傷
青雲空雨無寒暖 想不言且
知音誰人深相憐 貴客傷
大骨連年累不收 同取軍砍
猶猶飛鴻由寒客 忽增悲
哭女送霜九夏暮 徒憂東面
絲絲滿百天 間相命刀頭
女伴指指驚慄慄 為耳顰蹙蹙
秋樹寒風夜雨寒 寒鳥傷聲
今年征客未言歸 秋葉面而歸
五年征客未言歸 徒伴塞
更添北客悲風迴 羅袖風吹逐
解易使臺涼不早 易使望遠
胸目更吸出聲悲 手摘酒杯
王母嬌歌飄舞起 寒風驚散
婦去洞房氣委委 女伴相持時
無攝的針縫衣草 故穿夏
明朝瘦僕榆林過 此衣衣絳
沙場軍多聞 露斐霜
急穿日晝向登營 呼喚酒
射酒門前側耳聽見傳
利家兒寒未入秦王閣
捎墨箭百騎歌令煙

急急愁山遠從征 古時何嗟
孤獨歸文由未歸 反為誤傷
青雲空雨無寒暖 想不言且
知音誰人深相憐 貴客傷
大骨連年累不收 同取軍砍
猶猶飛鴻由寒客 忽增悲
哭女送霜九夏暮 徒憂東面
絲絲滿百天 間相命刀頭
女伴指指驚慄慄 為耳顰蹙蹙
秋樹寒風夜雨寒 寒鳥傷聲
今年征客未言歸 秋葉面而歸
五年征客未言歸 徒伴塞
更添北客悲風迴 羅袖風吹逐
解易使臺涼不早 易使望遠
胸目更吸出聲悲 手摘酒杯
王母嬌歌飄舞起 寒風驚散
婦去洞房氣委委 女伴相持時
無攝的針縫衣草 故穿夏
明朝瘦僕榆林過 此衣衣絳
沙場軍多聞 露斐霜
急穿日晝向登營 呼喚酒
射酒門前側耳聽見傳
利家兒寒未入秦王閣
捎墨箭百騎歌令煙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城外池
邊歇息於皮袋中取匙而食忘不繫口餘露
旋行時有毒蛇入於匙內其人既至不審觀
察繫袋持歸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
我觀汝貌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去
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宜去先問
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榮能為我決并持匙
袋至大藥所具陳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
有惡毒蛇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即
令置袋于地以杖挑開有大毒蛇從中而出
張鱗吐毒躡身而去諸人見已共歎希奇

清明日登張女郎神
沂水北流山東漢家碑如題真守寢食盡
者以是遠近香車來去銜於泉頭注流源
道間大岫橫迷隱翠華花心折草漫
綠蕪鳴鶯現凡平臨木沂流枯古樹攢
龍連高而寒族柳滿盈竹暎密雲
匣仙譁班延緩競撲聞人畫成翠

廬山花天滿山遍
良家子雙懷夢
奔泊上岸船
王孫一溪一管紅歌
舞歌歌的壯膽
舞進軍旗翠春
舞塞泉是日淹留
覺深歸未及
滿秦川

寶劍篇

郭光振

名江見此魯鐵冶尼失煙紅光壁氣俱
赫然長上銳鍊柱千年碧雪寶劍名
龍泉龍泉顏色如霜室良工暗嗟
歎其絕瑞瑞玉匣吐蓮花錯鑄金

性齊高祖嘗以大康日設聚會時有太德法師開道俗有疑
者皆即論難並援引大義廣說法門言議幽深皆存雅心石
頭軍後論義謂法師曰且問法師一箇小義於昔騎物
讀經不知仙所乘騎物法師又即問云檀越讀經仙騎物何動
答云仙騎牛法師曰何以知之動蒲曰經云世尊甚奇特蓋釋迦
騎牛坐皆大笑謂法師曰法師既不知仙常騎牛今更問法師
一種小事比來每經之上皆云價直百千兩金未知百千兩金如何
有幾斤法師遂無以對坐更笑

高祖又嘗作內道場時有天德法師先立無二與三無是無非
義高祖乃令法師昇高座誦還令立其舊義當時儒
生興學士大德名僧義理百端無難得者動蒲即請難此
僧必令結舌無語高祖大悅即令動蒲往難動蒲即於
高座前褰衣闊立問僧曰者第二未幾箇時僧曰兩脚
動蒲又翹腳向後腳獨立問僧曰更看弟子有失箇
脚僧曰脚動蒲云向有兩脚今有一脚若為得無二無僧對
答云若其二是真不應有一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真動
蒲既以僧義不窮無難得之理乃謂僧曰向者剗問法師
未是好義法師既云無二無是無非今問法師此義不得
不答弟子聞天無二主無二王今者天子人臨御四海法師豈
更得云無二卦有乾坤天有日月皇后配於天子即是天子
豈更得云無二今者帝德廣臨無幽不照且亞草木皆得其生

斯六一〇《启颜录》(卷首)

斯五七五二《丑妃賦》《百鸟名》

水滿酒滿花滿月色脾辭之初
子亦安日紫氣全寧可而起岸自有奎
景異不誠翁
絃未則前簾後踏被捲則藏頭
晝夜狂猶速弓為行以履坎弓
為跪五色鬼丈小婦三杆家之大姊
豪裏橫橫交屈焉而以勢盤
嘻咷哿哿即豎隊弓括里乞暗
度遲乏面憇多添江之贊余多
只愛說非何曾道是閒人行乞怎
覩見客過弓自擣打女而搗脊
怒氣何忍更塗杳相負眾故
症眉只是醜上添醜寢中遺棄
告愚勇者胡然無豈寐者姐
臣宦臺閣中尚行嘗十急裏
詒持羸蠱家問法符書上趁
百鳥五呂后毒伏是時貢向盡絕
三春到鳥林中而弄翼魚說本而
蹠手花壁白毛紅葉花枝繁盛
美鶯歌管落落白蘋子山有太立
鵠至雨集雲天排俗儻休一放

序

季羨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二〇〇〇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

敦煌学研究丛书

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八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在探索的路上

(代序)

自 1959 年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本省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工作，除“大革文化命”的十年动乱时间，我一直做教师，就是现在也仍旧没有脱离教师这个职业。但教学之外，我主要的兴趣却在敦煌文学的探讨研究上。这些年因陆续发表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于是有人时而问我，当时大学并未开设这门课程，而你在教学时也没有讲过这个课程，那么你是怎么样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呢？的确，近几年来，以地命名的“敦煌文学”一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书面或口头，而且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下还分支出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会，虽然也有人认为它的科学界定尚可推敲，但由于它通俗，概括化，因而被应用得越来越普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比较喜欢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曾用很多精力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准备编写一部“宋元话本小说叙录”之类的东西，拟将现存的几部话本和拟话本集，如《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等，逐篇考索诸家之著录、版



本之异同、编写之时代、体制之特点、故事之衍变、于后世小说戏曲之影响等等。可是后来知道孙楷第先生早有《小说旁证》陆续发表，谭正璧先生也出版了他的《三言二拍资料》一书，于是我的这一工作就放了下来。但也正是在对宋元话本小说的追源溯流中，我越来越感到，与欧洲小说的形成发展道路不同，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民族风格，深深受到说唱文学的巨大影响。过去研究中国说唱文学的发展历史，一般只追溯到宋代，更早的情况却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作进一步探究。1957年夏，偶然的机遇使我买到了一部刚刚出版的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编的《敦煌变文集》，于是我才看到了二十世纪初重显于世的敦煌遗书中竟有一批唐五代时期流行于寺院和民间的各类说唱作品，像变文，讲经文，词文，话本，因缘……，正好可以填补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与宋元以来话本、诸宫调、宝卷、弹词等之间的巨大空白，为其发展找到了中间环节，理出了承上启下、继承创新的衔接关系。敦煌这批说唱作品，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和价值。从此，我就开始注意有关这方面材料的搜集，并陆续又接触到一些敦煌遗书中的其他文学作品，如王梵志诗、曲子词、俚曲小调等等，真有入宝山满目琳琅、美不胜收之感。过去我国文学史上一些长期难以解说清楚的现象，诸如宋元以来话本、戏曲的兴起、词的起源、长调慢词的产生、白话诗的发展等问题，从中都可以找到某种解答，于是敦煌文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是由于我偏处西北一隅，远



离学术资料中心，看卷子（哪怕是缩微胶片），查资料都很困难，但由于《敦煌变文集》基本上已将当时可能找到的这类作品搜集完全，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于是我就从这部书入手，开始了我漫长的探索道路。

当我对敦煌说唱文学兴趣正浓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起，整天是“斗”呀，“批”呀，教学与研究根本无从谈起，这样一晃就是十多年。待真正可以坐下来重新搞一些研究，已经进入八十年代初期了。那时，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以极大的热情，欢欣鼓舞地投入到新时期的建设工作中去，知识分子也迎来了自己科学研究的第二个春天。在这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里，追随诸贤时彦之后，在敦煌俗文学这块小小园地里，蹒跚学步，又开始从事我笨拙的耕耘。经过这么些年的摸索，我找到了些什么呢？在探索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敦煌文学虽然包括内容很多，但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那时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而且敦煌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现象，那她就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有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了解研究敦煌文学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总的文学发展历史。敦煌文学不是“前不见古人”突兀自来的某种特异的文学，也不是“茕茕孑立”四无依傍仅限于敦煌一地的文学，更不是“后无来者”子嗣断绝的文学，她同样是根植于中华沃土，只是由于某种原因，偶被集中保藏在敦煌莫高窟内，千年之后又偶被发现才重显于世的一批文学作品而已。所以，敦煌文学的形成、发展、形式、产生历史背景等



等，与内地中原文学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她们都是从同一历史文化、生活土壤哺育出来的文学。其中的诗、表、疏、书、启、论、说、记、传、贊、颂、铭、状、碑……，不用说，都是传统文学的体类，在任何一部古文选中都可以找到同类之作，就是研究者公认敦煌文学中独具特色的变文，讲经文等说唱文学，据唐人的一些记载看，当时长安、洛阳、西川（今属四川）、灵州（今属宁夏）甚至塞外西域西州（今属新疆）回鹘等地，也曾普遍流传，只是中原内地传唱的作品，都已失传，仅在敦煌偶然被保存下来而已。所谓敦煌变文等，实际上就是整个唐五代时期说唱文学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必须将敦煌文学现象放到整体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观照，才好进行对她的研究探讨。

当然，这并不是说敦煌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相反地，敦煌文学除了与同时代其他文学，如中原文学共同的一面外，又有其不同的一面。首先，敦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沦入吐蕃统治达七十余年，后来张、曹归义军时期，虽名隶中央王朝，实际中央朝廷既无力西顾经营，而敦煌也长期处于外乱与内争之中，与中原往来若断若续，这样独特的历史环境，自然使她与中原内地的文学，在内容、形式等取向上，有了相当差异。总的说来，敦煌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那些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地区流行，表现普通民众社会生活、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又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像曲



子词、俚曲小调、说唱故事（变文、讲经文、话本等）和通俗诗文为主体的通俗文学作品，以及那时当地文士的作品。这些作品相当一部分，是靠一定声腔曲调的演唱去传播；其作者或大多佚名，或虽有姓名却又不见于现存正史文献，基本上属低层文士，甚或有歌伎乐工之作，这与中原文学以传统诗文形式与知名文士作品为多是不大一样的。其次，敦煌汉代以来，至宋元对外贸易另辟海路之前，一直是联结中原与西域以至欧洲的交通枢纽。隋·裴矩在其《西域图记·序》中，对当时敦煌的地位重要性这样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自襟带……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引）那时的敦煌，“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确为丝绸大道上“华戎所交一都会”。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她最先受到外来文化，如佛教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中心之一。《魏书·释老志》就记载，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竺法护、竺法乘、竺佛念、释宝云等著名早期佛学家，都曾在敦煌从事过译经活动；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至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唐代，敦煌的佛教达到极盛，当时曾有人这样形容她：“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佛教已深入到敦煌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文化。敦煌文学



写卷，也都出自佛教寺院“藏经洞”这样一个特殊书库中，因而敦煌文学受到佛教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多释徒之作，多宗教色彩浓厚之作，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另外，也是因为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敦煌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如吐蕃、回纥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都保持着较中原内地更多的往来，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虽以汉族文学为主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就是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所指出的：

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部，情恩难申；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则真已唱出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的爱国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

说的虽是曲子词，然用于整个敦煌文学，也是比较贴切的。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与理解下，我在探讨敦煌文学作品时，总希望尽可能地把考察对象置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坐标系中，综合上述诸种因素，由古及今，溯源追流，进行历史追踪，由近及远，比较中原与边陲，寻找



隐藏在作品背后的贯穿线索，以求理出她独特的发展走向。可是由于自己能薄材谫，才疏识陋，而又闭门操觚，远远没能达其万一。但是大诗人陶渊明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我是一直以此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努力去追求的。

岁月匆匆，流光如逝，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当甘肃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嘱我将这些年发表过的一些单篇论文结集出一个集子时，我真是又喜又愧。喜的是，在这普遍感到科研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甘肃教育出版社的同志能不计经济利益，支持这样一本不可能畅销的书出版，使我既感动又敬佩；愧的是，回头重看了一下这些窥管之见的文章，无论数量，质量都已落后于现时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了。那么现在把它们编集起来出版还有什么意思呢？一则当初这些文章零散发表在有关专业刊物或论文集上，作为资料，一般不易搜寻，现在汇编起来，于需要翻检者免去翻检之劳；二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总结。于是与编辑同志商量，选这样一些文章加以结集：对有关专家学者说来，感到这样的文章还谈出些个人的观点，可以作为有此一说；对一般读者来说，看后又觉得还说了些有兴味的问题。当然，是否做到了这一点，那应该由读者说了算。只是这些文章已成明日黄花，如照原样拿出来，恐怕要更对不住读者。于是这次编集时，就力所能及地作了些修订，有几篇几乎等于重写，也收进了几篇在有关会议上宣读过但尚未发表的文章。修订后虽然仍“卑之无高论”，让人



仍不满意，但力已尽此，新世纪即将来临，不能再拖到下一世纪了，也就只好这样交卷。其中肯定还有不少疏误与问题，敬祈专家和读者教正。

最后，我还要再次感谢甘肃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同志，有了他们对敦煌学研究发展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我这本不成样子的东西，才能在他们鼎力支持和帮助下得以出版。同时，我还要对与我相濡以沫四十年的老伴魏巧来的无声支持、以及这些年来真诚无私给我鼓励和帮助的师友，谨致由衷的谢意。

作者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在探索的路上（代序）	1
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	1
敦煌讲唱伎艺搬演考略	28
回顾与思考：敦煌变文研究二题	
——兼答潘重规先生	53
简论敦煌民间词文和故事赋	82
敦煌遗书中的“说唱因缘”	98
从唐代俗讲转变到宋元说经	
——以《佛说目连救母经》为中心	
.....	114
智勇英雄的赞歌	
——敦煌词文《捉季布传文》简论	132
敦煌唱本《百鸟名》的文化意蕴	
及其流变影响	151
寄揭露于嬉笑 寓批判于谐谑	
——敦煌《燕子赋》(甲本)研究	171
敦煌俗赋《茶酒论》与“争奇型”	